

华裔平权先驱王清福

方益昉



1883年出版的《美华新报》是首份美国本土编辑出版的汉语报纸

的平权活动。

王清福英语流利。他仗着担任过大学助教训练，有能力为英文媒体撰写专栏，表达理念。他也热衷商业演讲，依靠传播中国文化，居然挣来饭钱。此项生存门路有别于前辈华工开矿、修路、做生意等血泪行当。查1878年广告，王清福雇用众多经纪，演讲门票不菲，每位收费25美分，最高听众纪录曾达单场4000人，进账可观——在日均工资1美元的年代，听众花费等同一顿美味中餐的费用，方能临场倾听演讲，可见王清福的人气相当高涨。到了1890年代，首位旅美女博士金韵梅重新踏上前辈成功路径，她的全美巡回演讲，收费可达1美元，几乎是明星标价。

王清福的演讲主题有案可稽，大多涉及佛学与儒学等社会哲学内容，难怪传记作家赛利格曼（Scott D. Seligman）称他是美国的儒教授授第一人。但王清福谦称“旅美唯一北方佬”，用作1894年3月14日送人照片上的标签。处于广东籍劳工云集的美国，像王清福这样书生意气，血气方刚，既能传播华夏文化，又能争取华裔民权的文化精英，当年确属凤毛麟角。

1883年，眼看年前实施的《排华法案》危及同胞利益，王清福不再陶醉于演讲清谈，开始编辑出版首份中文版《美华新报》，率先提出华裔美国人（Chinese American）法律概念，旨在启动民智，争取民权。旅美出版华文报，前提条件是整套汉文铅字——英语世界里装备此项硬件，好比后人引进首台数码排版系统，投资风险巨大，但王清福承受了，也成功了。

10年后，出版实业大获成功的王清福，在曼哈顿百老汇大街，租下泛美圣经协会大楼办公用房，作为华人平权协会的官方场地。作为政治符号，在类似现今五星级水准的办公大楼里，进出频繁的黄皮肤、黑头发华人生机勃勃，特别是第二代华人活跃在华洋两界，无疑向西方世界发出强烈信号，一群内心充满自信和梦想的现代创新型华裔人才，正在崛起。

1893年，作为华人平权联盟（The Chinese Citizens’ Union）主席，王清福首次走上国会山庄，立足华裔美国人法定地位，代表华人群体公开举证，直接陈述利益诉求。从此不断加强舆论攻势，连续推出《华洋新报》《纽约华文周刊》（The New York Chinese Weekly News）和《纽约华人》（The Chinese in New York）等现代媒体平台，为全美华裔建起一批看得见的法律维权阵地。

事实上，正是王清福在新闻事业、成功实业和社会活动中的示范作用，1880—1890年代期间，置身社会各个层面，树立华人精英形象，推动东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工作，不再属于王清福单打独斗的故事。海外精英群体逐渐形成壮大，以往被忽视的名单上，应该补充金韵梅、刘锦浓、丁龙等男女先驱，这是晚清洋务研究中，值得发掘和重视的海外分支。

1924年11月11日，鲁迅先生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由照相馆所陈列的名人照片说到吴昌硕先生的“润格之贵”，他写道：“假使吴昌硕翁的刻印章也算雕刻家，加以作画的润格之贵，则在中国确是一位艺术家了，但他的照相我们看不见。”此文最初发表于1925年1月12日《语丝》周刊第九期，后被编入《坟》。

作为作家的鲁迅为何感叹作为书画篆刻家的吴昌硕“润格之贵”？

讲到海派书画家的润格，无疑是前期以任伯年为标杆，后期以吴昌硕为领军。据笔者对海派书画润格的研究，可以将任伯年时代定为海派书画的低价位期，而吴昌硕时代则为海派书画的高价位期，其分水岭为1912年。任伯年时代的海派书画还处于初兴期，再加上整个上海的经济发 展还有待提升，像任伯年、胡公寿、张熊等一流书画家的作品2至3圆一尺，而二三流的书画家仅1角至数角。到了民国成立的1912年后，上海经济的繁荣、商贸的昌盛、金融的发展、社会的开放等综合因素，为海派书画润格从低价位到高价位的飙升提供了相应的经济基础和广泛的市场资源。

吴昌硕先生在1912年正式定居上海时，已年届69岁，凭借着 他独特而鲜明的艺术风格，在海上艺坛声名鹊起，再加上王一亭的大力推介，缶翁书画篆刻已名扬海内外，求艺者户限为穿。吴昌硕将自己的书画润格作了大幅的调整上升，如1914年上海振青书画社推出他的润格是：堂匾念（二十）两，斋匾八两，楹联三尺三两、四尺四两、五尺五两，横直整张四尺八两，五尺十二两等。到了1922年，80岁的吴昌硕重新调整“缶庐润格”，已是堂匾三十两，斋匾十二两，楹联三尺六两、四尺八两、五尺十两，横直整张四尺三十两、五尺四十两等，山水视花卉例加三倍，刻印每字四两。壹两银子作银圆壹圆四角。

吴昌硕于1927年在上海逝世。据史料所载，民国初年上海币值、物价均为稳定。陈明远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中曾说：“中华民国（1912）成立以后，在上海使用银圆和



国币（指定的几大银行发行的纸币）。十几年间,上海银圆市值基本上是坚挺的，日用品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没有出现后来40年代法币和金圆券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恶性循环。”当时的一块银圆约合现在人民币80元，可以买30斤上等大米，8斤猪肉，10尺棉布；订一个月的报纸，买一到二本书。可见在职业书画家中，吴昌硕的经济形态是相当优越的。笔者在此不妨作一下横向比较，如鲁迅在1913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第4期第1号上发表了署名“周逵”的一篇文言小说《怀旧》，收到稿费是5圆。鲁迅当时的月薪为220银圆。而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月薪600银圆，文科学长温宗禹300银圆，教授胡适、辜鸿铭、钱玄同、蒋梦麟等均280银圆。当时上海新闻出版界的总主笔、总编辑月薪在150至300银圆，报刊编辑月薪则是40至80银圆。由此可见，吴昌硕的



笔会

我的课桌

（国画）

宗其香

冬宫画墙上的虚位

邓跃东

能注意到一般人容易忽视的地方。她介绍说，这样的人物画像墙冬宫里有几十面，差不多每面都有几个空白的，这些人物都是俄国近代以来在卫国战争、开疆拓土及进步事业中牺牲和作出突出贡献的人物。俄国比中国较早普及人像油画，推崇把重要人物的形象留下来，统一保留，彰显历史，激励后人。有的人生前不曾留下画像，或突然殉职了。怎么办，也不能随意虚构一张，就给他空留着，意即他在国家历史上是有位置的，底端写上他的名字和生卒年份。这样，自然地勾起了人们缅怀的情思。

哦，原来是这样，不得不佩服俄罗斯人对待英雄人物的态度和艺术表达的别具匠心。以前读过书，了解到俄罗斯是英雄气概盛行的国家，渗进了国人的体内，衍化成一种性情，在历次的卫国、戍边战争中把英雄主义发扬到了极至。讲解员自豪地说：我们国家现在缺少很多资源，唯一不缺的是善待英雄的举动，国家时时刻刻、点点滴滴记住每一个英雄，而且不在

一时一事，而是永恒、永远、永生。我又想起在俄罗斯各地旅行的见闻，他们对待英雄人物的做法确实令人敬佩与感动。大家知道克里姆林宫的北墙下有一座无名烈士墓，但只埋葬了一个士兵的骨殖，是为纪念二战中牺牲的兵士而建。墓葬是一个宽大的红色花岗岩平台，中央凹入一个四方，里面镶着一颗铜五星，五星顶端喷出一簇长明火，旁边刻着“Имя твоё неизвестно. Подвиг твой бессмертен”，译成中文是，“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五星后面的台面上，摆放着铜塑的军旗、桂枝和一顶头盔。墓葬设计简单，却庄严凝重。我看到，很多年轻人都在这里合影、拍婚纱照，他们认为，今天的生活来自无名烈士的付出，要让他们同享自己的幸福。

这是首都莫斯科，当然得有一处象征性的烈士纪念碑。事实上，莫斯科有上百处烈士公园和战争纪念场所，人们在这里徜徉，难忘峥嵘岁月。在圣彼得堡的喀琅施塔得海岛上的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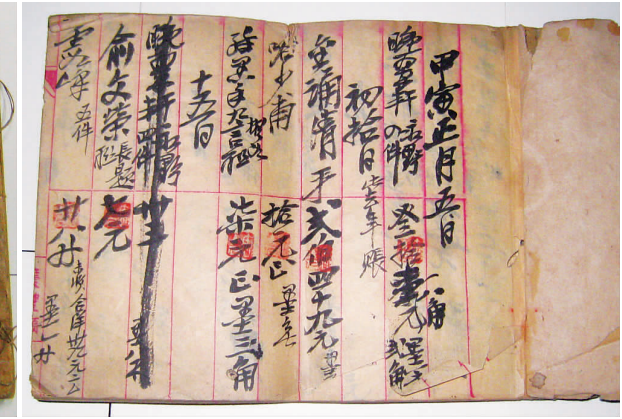
村庄，我也见到了一处这样的烈士墓。这里牺牲了一个士兵，熊熊火焰却为他燃烧了几十年！这个岛上有一座东正教堂，却命名为海军大教堂，海军的命运和荣耀全部集合在这里，每天都有人给那些献身的海军唱赞美诗。在市内的喀山大教堂里，可以见到库图佐夫元帅的墓葬，他的功勋显著，把他安放到最神圣的地方，让人们景仰怀念。

最令我心动的地方，在圣彼得堡郊外四十公里的拉加贝尔湖畔。二战中，德军围困圣彼得堡两年多，这里是唯一的后方补给线，为保护这条生命线，无数的人把生命留在了茫茫水域。人们在这里修建了纪念碑，同样燃着长明火簇，还立有一堵思念墙。墙上摆着一顶被子弹穿破、锈迹斑斑的头盔，旁边放着一支支玫瑰花，多数枯萎了，但有几支特别鲜艳，带着露水。我们是早上八点多钟来的，没想到还有更早的人。导游说，这个地方充满了战争中的爱情故事，湖畔有无数恋人不尽的期待，人们不停地送花，很多

“笔墨生涯”

——从鲁迅感叹吴昌硕的润格说起

王琪森



润格的确是很高的，他的收入要远远高过北大校长及名教授、名作家。为此，鲁迅先生要发出“润格之贵”的感叹。

上海吴昌硕纪念馆执行馆长、吴昌硕先生的曾孙吴越兄曾提供给我一本复印的吴昌硕甲寅年一年的笔墨账本。这是一本老式的线装账本，虽然连史纸页已经泛黄并有些虫蛀及斑驳，但却弥散出岁月的沧桑、旧时的韶光和笔墨的余香。封面上吴昌硕用酣畅遒劲的笔触题端：“笔墨生涯。甲寅正月题。”并钐有“吴昌硕”印（见上图）。

“笔墨生涯”起始于“甲寅正月”，甲寅为1914年，吴昌硕是年71岁。吴昌硕的笔墨账本相当完整而翔实，从1914年的正月初五至12月终，记账形式为上是订购者姓名或笺扇庄名，有时记以具体内容，如花卉、山水、中堂、对联、扇面、册页、刻印等，下是所收润格数目及磨

墨费，如拾伍元，墨三角等。当时订购吴昌硕书画的群体主要有三大类，一为笺扇庄（即类似于后来的画廊）及古董店，二为个人或收藏家，三为日本画商、画家及收藏家等。开篇的第一笔记录即是“甲寅正月五日，晚翠轩。永野四件，叁拾壹元八角，墨二角”。其后陆续向吴昌硕订画的有大吉庐、戏鸿堂、古香室、九华堂、朵云轩、国华堂、怡春堂、锦云堂、文源斋、晋古斋、锦润堂、文萃楼等十多家。客观地讲，已臻“人艺俱老”的吴昌硕当时属大师级的艺术身份，因此凡与吴昌硕交往的画廊亦属当时一流的大画廊或有相当品位的实力派画廊。

吴昌硕1914年的“笔墨生涯”，可谓风生水起而高潮迭新。这一年的金秋九月，在王一亭的引荐及协助下，日本名绅白石六三郎在他所经营的上海最大的日本私人花园——六三园的剪淞楼上，举办了“吴昌硕书画篆刻展”，这不仅是已年届71岁的吴昌硕第一次举办个展，也开上海、乃至中国书画家个人展的先河。吴昌硕自己亦有“六三园宴集，是日剪淞楼尽张予书画，游客甚盛”的记载。笔者对吴昌硕甲寅年“笔墨生涯”作了一个小统计，全年总销售额为：5583.00圆大洋，折合现人民币是251235.00元；平均每月为465.25大洋，折合现人民币为20936.25元。这位大半生在艺坛飘零、为贫困所迫的大师，其好友任伯年曾为其绘过《饥看天图》《酸寒尉像》，1887年冬第一次举家迁上海时，曾在浦东陷入“极天下枯寂寒瘦之景”，而今终于在人生的暮年崛起于海上艺坛。他的“笔墨生涯”也告别了那“久久贫向隅”的日子。

吴长邨先生向笔者回忆说，即使吴昌硕当时的润格很高，但求购者依然很多，供不应求。那时他们住在北山西路吉庆里，每天早上他起来，一楼客堂里坐满了人，二楼爷爷的画桌上已堆满了银圆，有些人为了及时拿到东西，不惜成倍加价。而吴昌硕老人对此情况也颇为调侃，他在一些润格前均以诗告白。如1916年在九华堂印的润格上，缶翁写道：“耳聋足蹙吾老矣，东涂西抹殊可耻，加润年来非所喜，养疗得闲亦为己，大雅宏达请视此。”在1920年元旦出的润格前，他又诗曰：“衰翁今年七十七，潦草涂鸦渐不律。倚醉狂索买醉钱，滴酒珍珠贱賈值。”历史地看，吴昌硕的润格提升，从根本上讲是保护和支 持了海派书画家的创作和探索，也使他们活得更 有尊严和自信。感谢鲁迅先生当年的这一声感叹，为海派书画留下了一个宝贵的经济形态记录。

人由黑发变成了白发，过去她们拉着孩子，现在孩子扶着她们……俄罗斯很多村子的前头立着高大陈旧、缓缓旋转的风车，这是一件凝聚了悲伤和思念的器物，是为前线 的士兵指引回家的风向，要是风车坏了，马上有人去修复，尽管战事早已停息……

冬宫里的英雄画像是艺术佳品，他们着装严谨，精神抖擞，排满一墙，好像等待出征的阵列。而那些空位非但不影响整体的气势和观感，反而更加引人注目。人们会认真看一下那个名字，就是不懂俄文，也会看懂他的生卒年。像1763—1788、1841—1860这样的数字，令人叹惜不已，感慨之下，脑海中会浮现出一张洋溢稚气的脸庞来；而1840—1914、1880—1944又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内心生发无限悲沉。此一刻，让人感觉到了战争是多么残酷、多么无情，和平是多么美好、多么珍贵！

我想到了中国书画艺术中的留白技法，余下大量的白，那是另一种内容，含蓄悠长。战争让人的命运悲欢交织，硝烟散尽，记忆却抹不尽，就如眼前的空白画像，不是蕴含千言万语么。这一艺术瑰宝的深沉旨意，真是不能辜负！

许多事情是不能忘记的，有时费了很多脑子，甚至借助器物，但印象总是一片模糊。然而，物质抵达不到的地方，艺术实现了——不使记忆空白，就去记住一片空白吧。

学术“行脚僧”

顾农

鲁迅1934年4月19日在致木刻家陈烟桥的信中说：“我曾经看过MK社的展览会，新近又见了无名木刻社的《木刻集》（那上面有我的序，不过给我看的画，和现在所印者不同），觉得有一种共通毛病，就是并非有了木刻，所以来开会，出书，倒是因为要开会，出书，所以大家赶紧来刻木刻，所以草率、幼稚的作品，也难免都拿来充数。”

这种共通毛病不仅见于当年的木刻界，似乎也颇流行于当今的学术界，不是有了像样的研究成果才来开会，出书，倒是因为要开会，出书，所以大家才赶紧的来撰写或地制论文。

那么为什么要急急如律令地来开会出书呢？据说原因之一一是拿了上面披给的经费，不开点会，不出点书，不便交代，好像没有做事似的。原因之二是有些学者喜欢开会，于是大力推动有关会议，然后就抱着拉杆箱到处跑，不辞劳累地奔波于海内海外，有如过去的所谓“行脚僧”，云游四海。

于是就会多，书多，于是草率、幼稚的作品也就相应地多，而谓之“学术繁荣”？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参观冬宫的前一天，我偶然读到张辉先生刊发在《文汇报》的随笔《冬宫里的狼狗》，诠释荷兰17世纪画家保卢斯·波特的油画《狼狗》：一只被铁链拴住、神情沮丧的狼狗，然而又被“关”在了冬宫里。狼狗的眼神尽是焦渴，让我触动很深。我想，进入冬宫，要去会会这个“朋友”，准确说是另一个自己。但是我进到冬宫后，却眼花缭乱，冬宫二百多间展厅、一万五千多幅油画，不知如何去寻找。俄国在彼得大帝时期锐意改革，吸纳欧洲建筑艺术，在涅瓦河南岸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冬宫。后来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她是德国人，本人没有艺术造诣，但她赞赏艺术事业，斥资购入了大量欧洲国家的绘画、雕塑和工艺品，渐渐构成了一座国家级的博物馆。保卢斯·波特的《狼狗》有幸进入冬宫。

冬宫陈列的画作除了挂在墙壁、楣窗，还有大量的挂在天花板上，得仰头观望。我找了一会脖子就酸痛了，便坐到展厅中间的长凳上歇息，抬头看到对面很多的人物画。相框里面都是标准的上身像，四开报纸大小的画幅，横竖整齐地挂满了一面墙。我感觉异样的是有的相框是空的，特别显眼。这是怎么回事，都是些什么人物？他们大多穿着旧式的华丽军服，我下意识觉得他们是过去的英雄人物，但又不确定，就向中文讲解员求证。

讲解员是俄国人，她说我心细，